

## “脂砚先生恨几多”

周祐昌

自执金矛又执戈， 自相戕戮自张罗。  
茜纱公子情无限， 脂砚先生恨几多。  
是幻是真空历遍， 闲风闲月枉吟哦。  
情机转得情天破， 情不情兮奈我何。

脂砚斋批语中引述过这首诗，据他说，“有客题红楼梦一律，失其姓氏”，并且说诗意骇警，诗句警拔，深知拟书底里，赞为绝调，惜乎失名云云。

诗一开头，自矛自戈，自戕自戮，从何说起呢？书中宝玉读庄子至“山木自寇”，有批云，“自寇，言自相戕贼也”。下一句“源泉自盗”，又批云，“源泉味甘，然后人争取之，自寻干涸也。亦如山木意，皆寓人智能、聪明、多知之害也”。戕、戮、贼、寇、盗，于此都是一义，诗的头两句，出处就在这儿，书批结合，互为生发，说得很明白了。书中写封建家族的衰败，“如今这荣国两门，也都消疏了”，“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”，批中的“作者之意，原只写末世”，“杀杀杀，此辈专生离异”等等，都没跳出这个圈子去。封建社会的崩溃，正是如此。

再看宝玉续庄子，“焚花散麝，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。戕宝钗之仙姿，灰黛玉之灵窍……彼钗玉花麝者，皆张其罗而穴其隧，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”。这就是诗中“自张罗”的出处了。

“张其罗”而曰“自张罗”，诗的作者站到钗、玉、花、麝一边去了。

刚说着钗、玉、花、麝众人，紧跟着点出宝玉，而且夹上脂砚其人。脂砚对书中的人和事，有甚深的感情，和书中的茜纱公子没有两样。他们的情，很宽很广，他们的恨，寄托遥深，正因为情多，恨亦无穷。

先生之称，如批葬花吟云：“余读葬花吟……举笔再四，不能下笔。有客曰，先生身非宝玉，何能下笔？”是同一用法。凡例七律“谩言红袖啼痕重，更有情痴抱恨长”，公子相当于情痴，先生相当于红袖，二诗二联，所指故无不同，作者盖出一手。

诗的后半，笔锋一转，烟云往事，真真假假，都亲身经历过来了；风风月月，画意诗情，也写进书里去了。这里暗用六一词，“人间自是有情痴，此事不关风与月”，经历也罢，著作也罢，还是折回到一个情字上去。黛玉“情情”，宝玉“情不情”，是脂砚传达书末情榜上的话。如今诗中直呼宝玉“情不情”，这个人的位置，如果不与黛玉相当，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。

诗的收尾用“奈我何”三字，声口出自项羽的垓下歌，“虞兮虞兮奈若何”，英雄美人，慷慨悲歌，诗的作者取以为喻，自己出头，现身说法了。

全诗的风格韵律，出自李商隐的一首诗，题名曰“泪”。“泪”诗中“兵残楚帐夜闻歌”之句，说的正是项羽了。脂批中以项羽比拟的不只一处，言英雄的尤多，其间关合联想之处，深可玩味。

这首诗出现在庚辰本第二十回末尾一张单页上，作为回后批，实乃误植。理由有四：

单页首行明标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”八字，乃庚辰本回前批，标志一也。

己卯本是庚辰本姊妹本，其第二十回后并无庚辰本此一单页，二也。（第二十一回己卯本缺，有无此单页不明）

庚辰本此一单页先出七律，下文紧接“按此回之文固妙”文字，直指第二十一回“娇嗔箴宝玉”正文。蒙、戚二本第二十一回前有“按此回之文固妙”以下文字，而前无七律，三也。

己、庚、蒙、戚各本第二十回末尾都有“此回文字重作轻抹……”的回后批，照例回后批不能再度加页出现，四也。

合起来看，庚辰本此单页确系第二十一回回前批。

作诗的人究竟是谁呢？可参看书中的“然朝代年纪、地舆、邦国却反失落无考”的文字，批者此处正是用了作者同样的笔法。作者说失落无考，而批者偏说“据余说却大有考证”，如今批者说作诗人失名。我们此处也要说作诗的人大有考证，不曾失名，不可被批书人瞒蔽了去。诗和批有不可分割的关系，当得起“深知拟书底里”的，除了脂砚斋自己，没有第二个人。脂砚于此诗转换笔法，摇曳见态，斟酌部位，珍重异常，是脂砚斋逗露自己的珍贵史料，值得加意研究。

书中脂砚斋三字署名，至蒙、戚二本删削净尽。庚辰本单页上的七律，至蒙戚二本亦不存。具见脂砚之名既不能存，牵连脂砚其人的一首诗，也无存在余地，谓为脂砚之作，并无不合了。

为什么此诗放在第二十一回之前呢？第二十一回正是宝玉、黛玉、宝钗三人关系的进一步开展，史湘云刚一出场的正文，七律出现于此回之前，有其深挚的用意，不是随便安插在这里的，于湘云其人有特殊关系。在书的正文与批语的结合上，有不少痕迹，说明这一种关系，这里不过其中之一罢了。

一九八三、十二、六